

走出  
阴影  
系列

# 太阳失落在一个清晨

——献给关怀过单亲孩子的人们

TAI YANG SHI LUO ZAI YI GE QING CHEN



本书反映在改革开放、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由于父母离异,给孩子们造成各种创伤。他们如何看待社会,社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的心态,他们亲属的心态。这些单亲孩子与60年代、70年代的孩子大相径庭,他们未来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心理变态。

娇杨 立友 著  
青岛出版社

# 太阳失落在 一个清晨

——献给关怀过单亲孩子的人们

TAI YANG SHI LUO ZAI YI GE QING CHEN

娇 杨 立 友 著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年维佳 吕长源  
装帧设计 关守信

走出阴影系列  
太阳失落在一个清晨  
——献给关怀过单亲孩子的人们  
矫杨 立友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青岛华信印刷厂印刷

\*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5.625 印张 2 插页 140 千字

印数 1—8110

ISBN 7-5436-1382-4/I·191

定价:7.20 元

## 序

人们说，童年

是一张白纸两片绿叶，  
是细雨打湿的竹篱笆，  
是原野上一阵悠扬的柳笛，  
是晨曦中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

然而，在我们共和国的土地上却有着另一种童年。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近十年来，离异的父母达 1500 万。失去母亲或父亲的儿童近 700 万，相当于中东一个国家的人口。他们的家庭支离破碎，他们的情感畸形生长，他们的憧憬蒙上细尘，他们的童心在流血……

我们抬起头看看吧——

共和国的上空正在失落的小太阳！

# 目 录

<b>一 阳光下的童音</b> .....	(1)
1 有这样一个小歌星 .....	(1)
2 李生姐妹的明天.....	(11)
3 歌星的儿子.....	(20)
4 这是心的沙漠.....	(27)
5 大姐姐的忏悔.....	(31)
6 北风啊轻一些.....	(41)
7 可怜天下女儿心.....	(45)
8 北京来的小女孩儿.....	(51)
<b>二 阳光下的阴影</b> .....	(56)
9 两个相撞的小太阳 .....	(56)
10 妈妈——你在哪里 .....	(59)
11 他们在朝曦中瞑目 .....	(65)
12 为了一件幸子衫 .....	(75)
13 报复的代价 .....	(78)
<b>三 阳光下的遗憾</b> .....	(83)
14 庄严的名义下 .....	(83)
15 饿虎食女的启示 .....	(90)
16 逼女为娼的父亲 .....	(94)
17 “小娘子别动队”.....	(102)
18 妈妈写给女儿的信.....	(106)
19 上梁不正的后果.....	(114)

20	失落的“公子哥”.....	(123)
21	贼胆少年.....	(128)
22	血泪的控诉.....	(130)
23	愤怒的黑眼珠.....	(134)
24	留在南疆的遗憾.....	(136)
<b>四</b>	<b>阳光下的探索.....</b>	<b>(151)</b>
25	社会在呼吁.....	(152)
26	“妈妈”们的心.....	(158)
27	幸运的孩子.....	(162)
28	童贞的呼唤.....	(169)

## 一 阳光下的童音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家庭中正常关系的失调，是以后产生各种病态精神和情绪的肥沃土壤。”

如果人们把注意力稍稍集中一下，就不难看到，一种骚动、离异、冲撞乃至破碎的人生痛苦，已经伴随着许许多多的家庭，使以往那种安宁、恬静、平和的生活无情地成为过去。种种合理的，不合理的，入情的，不入情的，高尚的，卑下的，荒唐的离婚案，多以“离婚自由”而障人眼目。而那些年幼的孩子们，常常被弄得无所适从，他们那幼稚的心灵，过早地罩上了灰暗和阴霾，过早地受到了刺激和创伤，终生都将难以抚平。多少新结合的夫妻时而为了各自与孩子的亲疏吵闹不休，多少个新组建的家庭里不断飘出孩子凄厉的哭声，多少儿子离家寻找失去的爱，多少女儿绝望地投进死亡的魔窟。他们像被甩到一片空旷荒芜的沙漠里，像一只只羽毛未丰的鸟儿，去早地迎接大自然的暴风骤雨，真正令人为之胆寒。

也许有人认为我言过其实，甚至故弄玄虚，那么，就请允许我讲几个并非杜撰的故事吧。

### 1 有这样一个小歌星

1992年，某市医疗系统流行歌曲大奖赛的奖杯竟让一个八岁的女孩子捧去。她的一首《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赢得了观众长达五分钟的掌声。可是，谁能想到，这女孩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小病号。

那天，一个中年妇女送来一个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头发卷卷的小女孩，有点像洋娃娃。她叫婧婧，一见面，医生护士便喜欢上了她。

“这小妞好俊！”大夫询问病情前先夸奖了一句。

“这话我听多了，耳朵都磨起茧子了。”这天真的骄傲把大夫们逗乐了。

“什么病？”

“长时间发低烧，快一个月了。”中年妇女答道。

“真胡来，怎么不早看医生。你这当妈的。”

“嘿嘿嘿……”小女孩笑了，笑得很开心。“她是我家的邻居阿姨。是我妈托她带我来的。”

“你爸妈为什么不自己来？”

“他们忙得很嘛？”

“再忙也……”医生见中年妇女使眼色便打住了。婧婧出去后，中年妇女说：“这孩子的父亲由于两眼的角膜受损伤，已经失明了。风流的母亲找了个大款。俩人的离婚案整整闹了两个月，把孩子的病给误了。要不是我提出领孩子看病，他们还不问呢！孩子的父亲双目失明，生活难以自理，尽管孩子亲父亲，法院还是坚持将孩子判给了女方。这孩子的妈妈刚办完离婚手续，接着和大款办了结婚手续。因为他们有一笔大买卖要到南方去做，临走时，孩子的妈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领孩子看病，替她照顾孩子。”医生查了半天没查出病因，提出让孩子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就这样，小婧婧留在了医院。阿姨和正在南方做买卖的妈妈通了电话，婧婧的妈妈当即拍板，让孩子住一天100元标准的高干套间，伙食吃选食，只要她愿吃再贵也由她点。现在她有的是钱，一定要用高昂的物质享受弥补孩子感情上的损失。

“这孩子的父母一定是大官，或是百万富翁。”

“这女孩是不是著名童星？”

“这女孩可能是中央×××的孙女。”

“你看人家住的、吃的，真是福气啊！”

小婧婧一时间成了医院的风云人物。在医院的走廊上，她见一些无钱交陪床费的农民，就把他们一一领进自己的大套房，沙发、地毯全睡上人。她对护士说：“让他们住这吧，我好孤独哟。”“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大人们说。

“牛儿正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医务人员意外发现她有副亮嗓门。一致推荐她参加卫生系统的音乐大奖赛。那天市文工团、文化馆、音协、文联、电视台的专家们都来参加评选，他们听了婧婧的歌后交口称赞。

“这女孩长的比金铭好，唱的比金铭好，演技也比金铭好。”

“我们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童星。下一个电视剧我一定给她安排一个角色。”

一时间，售货台上的绢花被中年妇女们抢购一空，小婧婧的身边围满了疼爱的羡慕的目光及红的、紫的、黄的绢花。回来后，小婧婧把这些美丽的绢花送给医院的每个病友一束。“真是个充满爱心的孩子。”孩子们的父母说。

有一天，婧婧的妈妈托人从南方捎来好多椰子，这是婧婧最爱吃的东西。这是远在数千里外的妈妈的心。小婧婧把它分成15份，给她住的这个科室的医护人员每人一份，因为这些叔叔阿姨在替她的父母尽职啊——“是个懂事的孩子！”

可就在这一天，医院为婧婧下了最后的诊断——白血病。这完全是父母的罪过，在现代的医疗条件下，父母稍操一点心，孩子的病也不会转化为血癌。

医院要通知婧婧的父母，可母亲在南方流动做买卖，巴望挣大钱。父亲双目失明，离婚协议上妻子给他50000元人民币，条件是他不得来看女儿，怕影响母亲和女儿的感情。父亲拿了钱后，再也

不知去向。医院这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托婧婧的邻居阿姨，托派出所四处寻找婧婧的生身父母，因为婧婧患的是不治之症啊！可怜的孩子。

护士宋霞被医院指定为婧婧的监护人。在婧婧的父母没找到之前，婧婧的生活护理、精神治疗都是由宋霞负责。宋霞是一个出身贫苦的未婚姑娘，曾很羡慕婧婧有个极富有的妈妈。可当医院郑重其事地把婧婧托付给她时，她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将乞丐与富翁融于一身的畸形孩子。

“阿姨，咱们偷着上山吧，我好想唱歌哟。”

“不用偷着，现在你上哪大夫都会同意，去哪儿阿姨都陪着你。”

山上有片很大很大的松树林。松软的草地开满了紫色的太阳花，桔黄色的迎春花，洁白的百合花，红色的喇叭花……布谷鸟在远山幽鸣，云雀从高空撒下靓丽的歌。

“天上有个小龙人……”

“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婧婧唱了一支又一支儿歌，可过了歌瘾了。转脸一看宋霞阿姨正望着她发呆，“阿姨，我再唱一个你们大人愿意听的，特别是大姑娘愿意听的。”

“鬼丫头，你知道什么是大姑娘爱听的歌。”

“好，你听着。”婧婧捡了个啃光的玉米棒子，当麦克风，拉着粗嗓门，扭着腰边唱边舞。

“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光燃烧着我……。”

“哈哈哈……像！太像了！”

“下面，白马王子费翔先生再为白雪公主宋霞小姐献上一支歌……”

“鬼丫头，看我不打你……”

“阿姨……饶命……嘻嘻……哈哈哈……”闹了一会儿都累了。她们躺在草地上，大口喘吁着，许久许久，她们好像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婧婧，你想爸爸妈妈吗？”

“想，特别是想爸爸。他可老实了，我妈骂他打他，他从不吭声。做饭洗衣服，听说我小时候的尿布全是爸爸洗。可妈妈不让我提爸爸，一提爸爸她就生气。那时候我们穷，可我很开心，爸爸会拉二胡，常常有月亮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坐在院子里，爸爸拉着二胡，妈妈教我唱《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那是我学的第一支歌，也是我最爱唱的歌……如果不是妈妈嫌爸穷，如果不是爸爸看不见了，妈妈不会走的……”

“你爸爸的眼睛是什么病？”

“听说什么角膜坏了。”

“眼角膜。”

“阿姨，能治好吗？”

“……除非有人把自己的眼角膜给他……”

婧婧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边的云朵——那片洁白的童贞。

“婧婧，你要是想爸爸妈妈，就给他们唱支歌吧，阿姨愿意听。”

像呦呦的鹿鸣，像咚咚的流泉，像潺潺的小溪在翠绿的山色中鸣响。

“……我们在那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阳光下一双亮晶晶的眸子闪着湿滢滢的光。山风摇曳着那瘦

小的身影，静谷跳动着甜美的小溪……谁能相信，不久，这双憧憬着蓝天上的白云、追逐着原野里的小鸟的亮眸将会消失在那片蔚蓝色中；这山花一般娇艳、春光一般明媚、初暾一般甜怡的小脸将会融入一阵不归的春风；这泉一般流淌，鸟一般飞翔，风一般荡漾的歌声将会枯于那片古老的黄土。宋霞的心碎了——婧婧的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在哪儿！你们那吵吵杂杂、纷纷扬扬的神经难道就一点感觉不到远方田野上那朵流泪的小花吗？你们那血雨腥风、剑拔弩张的视觉神经难道就一点看不见阳光下面那荡荡的童心吗？你们那指爹骂娘、砸家劫舍的听觉神经难道再也容不下那童贞纯美的歌声吗？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你们知道你们将要失去什么吗？！

“宋阿姨，你哭了。”

“婧婧，上阿姨家去吧。阿姨家有爷爷奶奶，也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她们肯定喜欢你。”

“真的阿姨，太好了……不行，我爸爸常对我讲，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不，阿姨喜欢你，阿姨的全家都会喜欢你的。”

“那我给爷爷奶奶买点什么东西好？爸爸常说有孝心的孩子大人喜欢。”

“婧婧，我的婧婧……呜呜呜……”宋霞抱着婧婧嚎啕着，“你才八岁呀！……”

天真的婧婧愣了。她可能还领会不了什么叫死。

一个月后，婧婧的病情加重了，面色苍白，全身无力，围院子转一圈要歇几歇。宋霞干脆搬进病房与婧婧同住，妈妈走时留给婧婧一个长城卡、一个牡丹卡，可一个八岁的孩子怎会用这卡呢，买日常用品、小玩具什么的又用不上卡，总是宋霞掏腰包。可能是病情加重的缘故，也可能是童心的预感，很少提爸爸妈妈的婧婧突然问宋霞：“……我爸爸找到了吗？妈妈还没回来？是不是她们都不要

我了？”

“胡说，你爸妈都是爱你的，世上哪有不爱自己骨肉的父母，动物尚且如此……”

“……我还能见到他们？”

“能！一定能！”小婧婧的大眼睛里闪烁着许多飘忽不定的东西。面色更苍白了，像一个木刻的洋娃娃。

“六一”前几天，宋霞就许了愿，叫婧婧去她家过儿童节。“六一”的前一个晚上，宋霞的爸爸、妈妈一块来到病房接婧婧，婧婧高兴得又蹦又跳。

她从高干病房的特设冰箱里取出一大包东西，宋霞抢过来打开，整整十只红烧鸽子。

“谁让你带东西的！”宋霞很生气。

“我是带给爷爷奶奶哥哥姐姐的，又不给你。”

“那也不行。”

“那我不去了。”

宋霞被她治住了。出了病房大楼爷爷奶奶把婧婧领到个婴儿的座车前。

“嘻嘻……哈哈哈……这是小孩子的车，我这么大了……”

“哎呀呀！”奶奶和爷爷一人架着婧婧一只胳膊往车上送。“你再大在爷爷奶奶面前也是孩子。这个车子是我用铁管焊的，当年推过你宋阿姨，后来又推过孙子孙女，结实着呢。”

宋阿姨家住在三间大平房，这天晚上，宋阿姨的哥哥、姐姐们全都带着孩子回来了，他们的孩子有的叫婧婧妹妹，有的叫她姐姐，那些阿叔、阿婶、阿姨、阿舅待她可亲了。婧婧好高兴，她说好久没这样热闹过了。

晚上，婧婧身体虚弱，早早地入睡了，她和爷爷、奶奶、宋阿姨睡在一盘大炕上。夜深了，婧婧仰卧炕上，高高的鼻尖随着呼吸一翘一翘，弯弯的嘴角露出甜甜的微笑。奶奶在左，爷爷在右，他们都

向婧婧侧着身子，疼爱的目光在孩子的身上扫来扫去，他们都不说话，可眼睛都是湿润的。梦中的婧婧伸了个懒腰，张开双臂搂住了爷爷奶奶的脖子，脆生生地蹦出了“爸，妈”。这一声使两位老人老泪横流。屋子静极了，老人的饮泣和孩子的鼾声弥漫着整个屋子，宋霞坐了起来，“你们烦不烦，白天哭，晚上还让人哭。”话音未落，她已泪水满面。

早上起床，老俩口先给婧婧热上羊奶。

“奶奶，我不愿喝牛奶。”

“这是羊奶，咱家养的是奶羊，早上刚挤的，你尝尝。”

“好喝，好喝。奶奶早上做的什么饭？”

“中午和晚上吃好饭，早上吃玉米茬子粥，炒老疙瘩咸菜。”

小婧婧从未喝过玉米茬子粥，边喝边吆喝：“真香呵，我从没喝过这么好的粥，从没吃过这么香的咸菜。奶奶，在家里真好呀！”

“好吃你就多吃些，往后奶奶天天做给你喝。”

宋阿姨的侄子、侄女也来了，他们把自己的小画册、玩具做为小礼品送给这位小姐姐，小婧婧把身上的发卡和生日卡分别送给了小弟小妹，她们约好一起去公园玩。

正说着有人敲门。门开了。

“是妈妈。”婧婧跑上去，抱住妈妈的脖子，用力亲：“妈妈你怎么才回来，我好想你，好想你哟。”

婧婧的妈妈高高的个，大大的眼，白白的皮肤，高高的鼻梁，婧婧很像她。她的眼圈又红又肿，像是刚刚哭过。

“婧婧，妈妈这次回来给你带好多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多好玩的，妈妈还给你买了一艘 20 万元的旅游艇。”

“妈妈给宋阿姨带好东西了吗？”

“带了，带了。”妈妈那美丽的眼睛又噙满了泪水。“宋护士，我回来后都听说了，不知怎样感谢你和你们全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妈妈把一张一万元的支票送给宋霞。宋霞脸红红的，

嘴唇轻轻颤动着：“婧婧妈，请把钱收回去，我爱婧婧，不是冲着你的钱，是凭着一个女人的母性、良心！婧婧望眼欲穿的也不是你的游艇，你知道是什么？！请你不要用这铜臭玷污了一份真挚的感情，一颗纯真的童心。婧婧跟妈妈去吧，去看你的游艇。”

当妈妈领着心神不定的婧婧走出宋阿姨的家门时，婧婧好像突然意识到要失去什么，挣脱妈妈的手，扑向宋霞的怀抱，“阿姨，我不离开你，不离开这个家！妈妈还要走……”

婧婧的妈妈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伏在门上失声痛哭。

“婧婧呀——妈妈对不住你呀——”

然而，这种属于人类最伟大、最神圣的母亲的忏悔毕竟来得太迟了。婧婧的病情急剧恶化，先是鼻子大出血，持续高烧不退，继而出现间歇性昏迷，几种名贵药物都已无效。输了一次血后婧婧的精神有所好转。忙碌挣钱的妈妈忍痛舍弃了一宗大买卖，来陪不久于人世的女儿。

“妈妈……”

“有什么事……”

婧婧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她又下意识地叫了声。

“妈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说嘛，你有什么事，要什么只管跟妈妈说，我一定为你办。”

“你还记得第一次教我唱的那支歌吗？好想唱……”

“妈妈和你一起唱。”

“月亮在云缝中穿行，

晚风送来一阵阵歌声。

我们在那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婧婧沉默了，她长叹一口气，说：“要是有二胡伴奏该多好啊。”

妈妈忽然明白了，八岁的女儿兜了个大圈子，说出了一句她认为

“危言耸听”的话。看上去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女儿何以有这样的心计。

“婧婧，妈妈今天租个车，带你出去玩。”妈妈并非是有意又开话题，因为她几次托人打听前夫的住址，想通报一下女儿的病情，都未得到回音。她不愿给此刻的女儿带来任何一丝忧郁和失望。

儿童乐园的航天飞机在飞旋。婧婧恐惧地闭上眼，伏在妈妈怀里。妈妈紧紧地搂着女儿，贴在心口，也闭上了眼，她不想飞机停，也不想睁开眼，哪怕再多一分钟也是她和女儿的享受。

“妈妈，真好！妈妈，我的病能治好吗？”

“能，一定能，病好了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妈妈搂得更紧了，生怕睁开眼女儿会再离开她。

那天，宋霞趁她妈妈不在，进了婧婧的病房。

“婧婧，跟你妈妈提出见爸爸了吗？”

“……我怕妈妈生气……”

“现在提，她肯定同意，现在你有病嘛。”

“阿姨，我是什么病？越来越难受了，能死吗？”

“傻孩子，你知道什么叫死。”

“就是闭上眼睛睡好长时间的觉。”

“别瞎说，你是感冒，会好的。”

“阿姨，告诉你个秘密，我把妈妈给的钱都攒起来了，攒了好多好多了，我想给爸爸买个眼角膜，爸爸的眼睛就看见了，就能回来了……”

“傻孩子，没用。眼角膜要从人身上移植。”

婧婧妈妈回来的第二个星期，婧婧便卧床不起了。持续发高烧，说胡话，时醒时昏。听大夫讲最多还有三两天的时间了。婧婧妈妈深感后悔，悔不该当初用 50000 元钱买下的“不允许父女见面”的规矩。女儿虽话不说，但无语意更切，她内心深处的思父之情无时无刻不表露出来，这种痛苦的乞求是任何母亲也无法拒绝

的。她找电台、报社，登寻人启事。但都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在生命最后一刻，婧婧明白了自己是什么病，在她还不甚明白什么是生命时，生命却要结束。尽管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生活却又要与她告别。也许她还不甚理解什么是死亡，也许她想好好享受最后的人生，她看不出多么悲伤，躺在床上还是不住地说，不住地笑，不住地唱《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只有她和妈妈、宋霞阿姨知道，这首歌是她学的第一支歌，也是爸爸二胡伴奏的歌。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深刻的，是开始，是第一次。”八岁的小婧婧，你那幼小的生命中有几个开始！你那荡漾的童心又有几个第一次。可怜的、懂事的小婧婧从生病到弥留，从未在妈妈面前提过爸爸二字，但却在枕头边留给妈妈一个字条，

“我死后把我的眼角膜给爸爸，爸爸会回到妈妈身边来。”

这就是 90 年代，共和国一个八岁的孩子呀！愿天下的父母都能听到这阳光下的童音。

当笔者在泪水中写完这篇文稿时，想再呼唤一次：婧婧的爸爸，你在哪儿呀！你知道望眼欲穿的女儿要献给你的是什么吗？难道女儿用生命凝聚的一片孝心还冲不破你那点男子汉的自尊吗？！

## 2 李生姐妹的明天

某市中级法院宣判：王静的继母和父亲因虐待儿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刑两年和一年。王静由法院出面调解交由其爷爷奶奶养育。如王静的亲生母亲要求将孩子改判给自己，法院将予以考虑。

王静的归宿何在呢？

市子弟小学里有这样一对女孩儿，她俩同是七岁。

她俩同用一张课桌。

她俩有同样一颗眉心痣。

她俩有同一个姓，一个叫王静，一个叫王萍，只有她们的父母